智品卷之七　　於　侗校

能品四

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以爲不可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密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姦回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上疏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奏罷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

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
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大旱詔求直言時征斂苛急東北流民身無完衣或
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
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疏詣閤
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言陛下觀臣之
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
帝反復觀圖寢不能寐翊日詔罷新法十八事是
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外間始知
所行之由羣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

遞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惟方田暫罷之
蘇軾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
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
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
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
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
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
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
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

蘇軾知密州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强入人家爭鬭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

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而其黨猶分布中外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死於曹節張奐之五王陷於三思

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嵎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今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

帝始親政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其略曰太皇太后擁立陛下斥奸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謂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時蘇軾方具疏進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疏入不報

蘇頌遷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

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

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刼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刖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絶食遂散去凡獲盜即日輦金至中

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剩醮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滌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今左兵士以錢鏹分僦關廂鋪席賃借樓屋腰簷以若干

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李綱當金人圍城死守時有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
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
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三十餘人各言名
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
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
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
也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
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

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公自度此舉果

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敵情益驕義不更屈故贊上行耳事之濟否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張浚於福州

建炎之初虜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爲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正爲黄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自鹽城取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平江見張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

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士皆感憤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傳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朱勝非詒傳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傳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眞無能爲也張浚呂頤浩傳檄中外聲傳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俊總中軍討之庚戌入北關傳正彥擁精兵二千夜遁辛亥入城世忠手執

王世修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于市世忠言傳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傳弟翊傳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于世忠世忠悉械送行在下獄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宗澤知開封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

行人匆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縶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拒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嘗按視端軍執撾以軍禮見閴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

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閒鶩縱一鴿以往而所
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
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獎
而心實忌之

岳飛攻楊么先降其黨黃佐隨令佐招楊欽來降飛
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遂表授欽爲武
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端劉
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
湖中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橦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
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
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
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么投水中皐擒斬么餘酋俱降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
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
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
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已相顧未發子羽
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

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
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
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虜協二聖出狩狀且
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
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
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知潭州付金字牌黃
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
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千人一鼓登

嶺破其衆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柳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五月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秦檜既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

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共
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其地請糧若干率裁
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
申請報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
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
廷不斬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
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
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
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若屬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趨率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可自結和人人便寬喜於共命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間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衛漏挂兵權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爲樞庭官顧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韓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

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曰
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眡
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
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菫聞世忠師退
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
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
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
揕人胷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
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
金人南下將种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

洛陽開幹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廻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卽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

邵青聚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援柵以入青衆大潰異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兩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値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

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晴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吃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

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劉錡募百人往夜刧金營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金人南下虞允文受命犒師至采石新將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

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
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
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
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
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
直薄我軍我軍小郤允文入陣撫王時俊之背曰汝
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
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
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還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

長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絕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以捷聞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跪進其主書因跪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介還館更相譏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

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撫虜中天錫果獲罪
光宗不臨孝宗喪丞相留正與趙汝愚議介少傅吳
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
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
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其請垂簾以國
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
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
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
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繆曰郭
杲倘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

曰近日外議須洞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某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某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

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illegible]

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撥侂胄[illegible]

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部[illegible]

及部帥閤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illegible]

舍人傳昌朝密製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愚

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

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

君子之在外者

陳亮才氣超邁志在經濟嘗圖視錢塘喟然嘆曰城

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

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驟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交沮之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上書上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歸後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亮對策有云臣竊觀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膳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

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
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爲第一既知爲亮
則大喜壽皇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槀人數千
衣以甲胄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趋
於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
又嘗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
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
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
賊又大敗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荆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守黄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擕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炊方熟皆舉着

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冦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嘗守西京曰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敕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种世衡請城寛州以禦虜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

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尒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

种世衡所置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

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
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紹定六年朝廷檄珙戍鄂
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劉儀領壯士二百來降
珙詢知其虛實即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
不疑是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是
夜壯士楊清王建等亦擣王子山砦護帳軍皆酣
寢建入帳中斬金小元帥首櫜佩之復出師馬蹬
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是日三戰

三克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又悉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

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
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
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
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
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
率拜賀夔至斬夔

金屢敗于蒙古乃徙都汴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
眞德秀上疏曰韃靼之亟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
得鹿鹿之所在獵必從之使韃靼遂能盜有中原
固非我之利也今當亟圖自立之策不可飾行人

玉帛姑爲苟安之計若事變方興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帝納之罷金歲幣

初襄陽既失京湖制置使汪立信遺書賈似道以爲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爲府府有督無事則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罷立信後元伯顏聞立信二策嘆曰宋有是人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上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久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千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豐五州巳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鈞治平中水暴漲絶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

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
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
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
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
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
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
說者不一事遂寢
蒙古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
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
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

艮哈台左丞烏古孫艮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
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擅順東及遷
民鎭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
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谷種給鈔五百萬錠
又畧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
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
事勑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
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
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蒙古余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値兵擾河

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
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
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
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
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
都元帥廬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
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
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
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
障

元末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蘇人出商於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卽死鄰人疑有外姦首之太守

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覓老雞與
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
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也
太祖拔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見　太
祖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
主矣　太祖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
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
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矣　太祖曰足

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太祖意由是禮遇甚厚事多與議焉

何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劒元末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家奴縛成出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眞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如奴

縛主者覩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帥
以分省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絶之廖永忠
等師至潮州眞上其印章幷籍所部郡縣戶口兵
馬錢糧奉表歸附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
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高皇帝曰不可太平
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
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
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高皇帝自擊之
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

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旦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内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賫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有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高皇帝曰此策

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閹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閹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閹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閹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閹者諸歸具以告　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

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
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
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
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高皇帝總大軍於盧龍
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
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
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
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
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
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閒者

之謬也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進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 高皇帝大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 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

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

高皇帝與陳友諒大戰鄱陽湖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且時莫能辨敵益驚駭

高皇帝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

降未決　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遣騎士費聚等
從行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
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
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
相從卽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畱物
爲信　高皇帝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
後三日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矣　高皇帝卽
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有勇力者往誘其帥來
會帥至遂縳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十餘里
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是

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遂率之而東

徐達同常遇春圍張士誠於蘇州甚急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没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

徐達常遇春受命討張士誠將發　帝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孰先遇　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

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

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滁城之糧諸將謀所向　太祖曰固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郭子興曰如何　太祖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三千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制選三千勇敢之士椎髻左衽衣青衣服背懸之佯為彼兵以四槖駞載賞物馳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復

令萬人衣絳衣踵其後相距十餘里約青衣兵至城舉火爲應絳衣兵亟鼓行而前突抵和陽取之必矣子興曰善閏正月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去十餘里尾之及天祐等至徒陽關和陽斥堠者果報盧州義兵至城中父老爭出牛酒迎勞旣日中天祐兵又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兵必入城遽率衆直抵城下城中始覺有兵元守將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中矢走衆遂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

壩會日暮引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水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迺燒柵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初衣絳者敗歸報子興曰衣青者皆陷陣子興亟命　太祖將兵三千人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　太祖遂入撫定城中悉還軍中所掠婦女人民大悅遣人報子興子乃命興　太祖總守和

陽

有風憲官二人各許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其一

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于心言發于口心無

所虧言發而簡心有所蔽詞勝於理彼二人者其

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語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刑部尚書趙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大

珠一顆持以獻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

此僞物命搥碎之始以上聞　太祖嘉歎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絶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

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異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靖難兵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府大喜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賊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

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口濟南中原要
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晝中原自守可以徐
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
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燕府入城呼
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
府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
開守埤者皆登城伏堵比其入門門中人即呼千
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
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
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陴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

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敕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草敕即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

曰哭亦何益顧求所以釋　上疑者曰愚不知

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從之

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

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宣德三年秋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

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

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

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

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

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

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哇嚕寬
河分命諸將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
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
其類也往在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
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
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
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
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
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鄭牢廣西總戎府老隷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

不可犯每醉後殺人牢度非其罪輒畱以俟其醒由是賴全活者衆觀尤德之繼帥山襄毅素廉正下車輒延訪耆碩可任以言者人以牢告進質之曰世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廉爲官本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山曰土夷之餽不納則疑奈何牢曰不畏國法畏蠻子耶山笑而納之

況鍾以吏員事呂尚書震尚書薦其才授主事陞郎中知蘇州府公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公輒聽吏吏大

喜謂太守愚騃三日公召請吏詰曰某事云云若
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諸吏指旗投庭
下輒殺者數人諸吏又皆大懼謂太守神明公乃
盡覈屬吏斥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
景泰間章恭毅公綸上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為臣子又以天位授陛下稱　太上皇帝
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百官朝見
延安門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
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燎
迨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

同先嘗上言犴逮欲殺二人會天不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扙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正統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　上欲親征兵尚書鄺野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爲皇太子郕王監國攝朝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犴索毛王二長隨廷中

大譁監國疑懼起且退于肅愍公謙上階掖王止
亟請命將軍瓜擊之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論羣
臣振罪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應死者
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端公謝公曰今日賴公
鎭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卽陞公兵尚
書加太子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公卽調兵
爲禦虜戍守計九月郕王卽皇帝位十月朔喜寧
導也先韆　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京師戒嚴侍
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
公慟言京師天下根本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

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
南遷者衆兵誅之自是人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
善守京城孫鏜衛潁張軏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
以王竑葉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等爲總兵盡
務郭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
急散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躬
擐甲冑誓死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
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
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
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

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吾本兵知
軍旅他非所敢聞卽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上皇
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諜知虜移　上皇西我發大
砲擊虜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
公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況上皇在
虜中不得不慎請大出聖旨榜文潜遣虜營中諭
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
疑虜心十七日也先遁去景泰元年二月公曰不
早除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計授
楊俊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使請奉上皇

還京上勅公防獲京城且議通使羣臣顧望不能堅決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三月上皇至大同出塞去六月上皇又至大同七月我使再出奉迎八月上皇發塞外九月至京居南宮四年八月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王而自稱田盛大可汗遣人朝貢御史顧曜乞令六部諸大臣會内閣議可否上下廷議公抗言 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 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公言李夢陽曰賊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大

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
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
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
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　王鏊曰英廟北
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
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
監國不欲急君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
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
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
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初上皇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連日會
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
奉迎當從厚大略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爲宗
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鸞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
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
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
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
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

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illegible]
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
釋

監生石大用薊州人正統甲子處六館諸生間恂恂
謹飭務強力植志會祭酒李文毅公忤權璫囚首
木于監門三日不釋時炎暑蒸鬱病昏不能勝石
義激于衷以隻名具疏懇請自代謁銀臺則懼之
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入蒙並釋之在
廷文武臣咸嘖嘖嘆賞求識其面

雍太爲吳縣知縣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

吾女兩月匿屍湖中石下召訊其夫曰妾逃兩月蹤跡莫得知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屍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殺他人女冀得賂一考而服

李文達于　上前論及工部尚書趙榮曰當曹欽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士卒滅賊成功如此

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楊塤京衛餘丁卒當袁彬忤門達搆誣重情舉朝寃
之莫敢鳴塤素不識彬擊登聞鼓愬疏暴彬罪并
下衛獄達姑緩塤使誣連大學士李文達主使塤
佯諾之及會鞫午門前塤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
妄指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彬遂得從輕人義之
黃紱爲四川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
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
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
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即趣率吏兵急抵寺

盡係諸僧其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即塗醋墨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即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將屍沈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據律殺僧毀其寺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下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

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
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
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既而劉七
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邀至高苑斬首四
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許襄毅公進初為御史風裁卓然道士以黃白術干
湖廣李總兵不遂誣總兵反汪直欲為己功逮李
百戶至京鍛成獄下法司讞公發道士奸即日磔
道士於市御史滿三考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
奸伏如神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

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逮生酷訊
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
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公曰
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遂伏儒生得釋不死
余肅敏公子俊初爲西安知府西安民苦城中水鹹
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
人得尸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經陽山高水下漑
田病迅不得畜公出府金責淸強吏鑿山開水道
轉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
中命都督王禎鎭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

十八寨移鎭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
公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公請盡釐陜中人有
伍藉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
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
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命吏教之樹蔬果開界
石外地與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
鎭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
小亦必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
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以
故鎭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

百世

胡端敏公世寧初爲江西副使知寧庶人有逆謀乃上疏曰江西之患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田禾無收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臣下懼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伏乞推擇才望大臣一

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
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更乞戒
諭賢王遠避嫌疑止治國内官僚其藩臬郡縣應
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
該府更宜嚴戢官閹恪守禁例莊田基社悉還貧
民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疏上
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
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
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允歸抵家
宸濠遍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宸

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按察使匿
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
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贛愚天日共
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公得出
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除湖廣按察
使嘉靖初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
其賂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
念草制恐為後慮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文康
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

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匪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

王陽明公當宸濠之難先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佖具言之公度軍旅倉倅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

濠發千餘人來刼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
辭公密禱於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
猶不肯行拔劍䤋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
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一人服巳冠服在舟
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
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
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
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乂以三策籌之
曰濠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　宗社危矣
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

策但據江西省城助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
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　朝廷密旨先知會
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
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
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期將公文各縫置袷衣絮
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
其覘知公卽陽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
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文
遂疑不發十八日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
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　命將

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于　朝曰
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　朝
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
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
其護衛黨與拜脅從之人又六七萬虛焰張熾公
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遂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
刼於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
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效義勇會計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
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

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
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部調
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
政黃繡閑居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
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　朝廷仁德暴濠罪
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
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
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擣其巢
穴彼聞必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
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

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
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　宗室及儀賓内官并僞
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
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於臨江樟樹
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引兵
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
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
判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太和知
縣李揖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

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
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illegible]
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暐李揖王天與王[illegible]
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傍夾擊以佐其勢又
探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
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
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汊誓師且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
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
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

至信地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鬨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釋其脅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脅從布政使胡廉參政劉裴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圯皆自

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

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塡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
豐城大恐即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
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
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
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
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
萬餘食貨重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
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
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
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

中必巳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巳破南昌
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
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
策衆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
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
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
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
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
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棊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

怨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
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其首
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
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
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
美李揖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
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
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
内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
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

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

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出保八字腦衆稍逥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

却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
敢退奮督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
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
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
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
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
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
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
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
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

遂執寧王幷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
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賛尚書都督指揮千百
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
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
果布政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
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
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
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
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
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衆執見公呼曰王

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
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因所公既擒濠欲令人獻俘
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 闕因在吉安上
疏乞 命將出師 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
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
劉暉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
督贊畫機密軍務幷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
藏宮眷等事太監魏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
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
奪功乃密請 上親征 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

威武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
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有江彬許泰
劉暈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
中人馬塡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
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幷擒
公爲己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
者爲之棺斂間自行撫衆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
席于傍令公坐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
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詣公公以常行交
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

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
欲置濠湖中待　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
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
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
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
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
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
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
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
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　國家常典亦臣

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
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行至廣信門
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今
經大亂繼以旱災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
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
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　君側羣小欲調護而
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　天意猶可挽囘萬一
茍逆之徒激羣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
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
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

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
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　上前備言
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
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　上不信彬等又言此旣
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
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
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
又力言于　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
欲幷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　上益信公之忠公
復還江西視事